

灯下漫笔



鸿运当头(国画) 李鹏飞

滴水藏海

让石头漂过大海

澜涛

不久前,去德国柏林看望一位旧友。谈到她旅居德国多年的酸甜苦辣时,年近五十,平时那么优雅从容的她频频动容,甚至笑着笑着,眼泪就悄然滑出她大海般深邃的眼。

一周的行程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我回国的前一天,晚饭后,朋友陪我步行回酒店。她突然就有了些伤感。只是为了打破尴尬吧,我找着话题:“在德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没有一些让你感到骄傲自豪的事情?”朋友闪应道:“有!当然有!好多呢!”未等我再问,朋友继续说道,“不说远的,也不说大的,就说咱们现在脚下的这些铺路石吧……”

朋友介绍,过去10年间,德国的石材厂关闭了约一半。主要原因就是德国的人工费太贵。柏林用来铺路的花岗岩从前都出自德国劳齐茨采石场,但人工费昂贵。比如,在德国,石匠的小时工资约为15欧元;在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只需要1欧元。同样生产一吨花岗岩,在德国大约要1200欧元,而来自中国的花岗岩才250欧元。于是,一集装箱船一集装箱船的中国花岗岩从中国出发,经新加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抵达鹿特丹,最后到达汉堡港。然后,再通过货车运到柏林。当这些花岗岩漂洋过海约2万公里后,价格仍旧大大低于德国自产的花岗岩。同样铺1.5万平方米的道路,“德国制造”耗资大约230万欧元,“欧洲制造”为170万欧元,而“中国制造”仅130万欧元。

朋友的脸上,眼里熠熠发光。我的思绪却异行到它处。我暗想,那么沉重的花岗岩能够成船成船地漂洋过海2万多公里,简直就是一个魔法。那个移山挪石的魔法师是怎样炼成的呢?回国后,我特别采访了一位石材出口商。石材出口商告诉我,成本优势只是其一,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以及不输他人的工艺——因为,仅论成本,花岗岩成本比中国低的国家有许多。让石头漂洋过海的魔法貌似并不复杂。也的确,很多时候,貌似高不可攀的山巅,其实遍布着登顶的路径,能够发现路的人,需要极大的智慧,而能否登顶则要依靠是否具备过硬的实力。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发现机会时,无须埋怨,也不必太急,可以经心地打磨登山之功。一旦机会跳进眼帘,就能够华丽一跃……

好几个检验科女医师,真是条女汉子,当此危急关头,一手提着裤子冲过去,另一只手喇一下把婴儿从大便堆里捞了上来。她举着婴儿,声嘶力竭地大喊:“妇产科来个人呀,有人把孩子生厕所了。”

还好妇产科就在一楼,有小护士跑过来一看,回去乱哄了一下,就和助产士拿着器械盘过来,先把脐带剪了,小婴儿哇一声哭起来。

——我也是听她们讲这件事,才第一次知道,要剪了脐带,婴儿才会哭。

再看那个带女儿来的父亲,张大嘴,坐在凳子上,摇摇欲坠,像随时就要昏过去的样子。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女儿怀孕到要临盆了,家人都没发现。是留守家庭,单亲家庭还是单纯就是父母的疏忽。

急诊医生没有问。这不是医生该管和能管的范围了。

胖医生 我的手机里,至今还存了他的手机号码。不过我是不会打的。我记得他,是个高高的胖子,跟我说想开些安眠药,因为晚上

睡不着觉。我一般不主张病人——尤其年轻人,太依赖精神药物,就说:“有没有试过其他方法呢?比如早睡早起、生活规律,睡前喝牛奶或者多做运动……”

他一下子笑起来,说:“我就是运动员出身。”

那天下午门诊病人不多,我就听他娓娓道来:他原来是国家级运动员,退役后上了体院。他不想以后只能去当中小学体育老师,就一边上学一边开了一家卖布鞋的小店,现在已经毕业全职开店了。生意其实还是不错的,但白天要守店,晚上要盘账,后来又开了网店,更不得了,一听到“叮咚”一声,不管是不是大半夜,他马上就冲到电脑前,生怕晚了一步,生意被人抢了。

我笑起来:“哪里有这么夸张?”

他严肃地点头:“就是这么夸张。有好几次,回晚了,客人就说已经在别家买了。”这么折腾了几个月,他发觉自己开始有幻听,随时随地都听见“叮咚”声,而且睡不着觉了。我觉得我挺能理解他的,年

“立秋一场雨,麻布褂子高挂起”。今年立秋当天,一场秋雨便应和着这句谚语铺天盖地罩下来,将淮北平原上的秋老虎打软了。

在“温暖温凉”四姊妹当中,凉最温和。她既不像大姐“热”那样急躁,也不像二姐“暖”那样一味地和善,更不像三姐“冷”那样板着脸孔不易接近。“凉”是一个善解人意而又沉静温婉的女子,她总是默默地跟在姐姐的后面,有时只要一抹微笑的眼神,便化解了人们对姐姐的意见。

“凉”来到秋天,更是清爽宁静,让人爱怜。她漂亮的身材像白杨树,齐耳的短发像是秋风刚剪出的树冠,不长不短的绿裙像是垂柳飘下的丝绦。她简洁,朴素,干净,利索,举手投足所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水皮上吹过来的晨风,柔柔的,软软的。她飘着荷的清香,荡着水的神韵,轻柔而又浅浅地张扬着,清晰而又淡淡地氤氲着。丝瓜架下,你可以听见她细碎的低语;夜半河畔,你可以听见她多情的呢喃;斑驳晃动的树荫里,飘曳着她裙子的丝带;晶莹剔透的露珠中,萦绕着她单纯的笑声;月光的飞瀑下,喷溅着她光华无边的诗句;璀璨的星光中,闪烁着她娇美善良的形容。有时,她会躲进荷花里小憩一会儿,把自己的任务交给风,交给树,交给泉,交给幽静的虫鸣,交给飘逸的白雾……有时,她会变成一块硕大的蓝色水晶铺展在头顶,欲言又止,致远宁静,让人在一种浩瀚阔远的时空中,感受起肃穆沧桑的生命凉意;有时,她干脆就融入无处不在的气流,充盈在天地之间,一边爱抚着,一边冲刷着,悲悯,和善,悄悄地带走人间的一切郁闷和烦躁。有人用“清泉石上流”来描画她秋波般的澄澈,有人用“一片冰心在玉

新书架

《停不下来的迈克斯》

陈赛

男孩子们总是更让妈妈头疼。不过,这个叫迈克斯的小男孩,却有一个神奇的秘密武器:思考帽。每当他遇到问题,都会戴上帽子想一想。比如,妈妈让他收好玩具,换上干净睡衣去睡觉,可他正在指挥他的“军队”作战呢。这时,迈克斯戴上了他的思考帽。他有三个选择:按照妈妈的话整理玩具;做出更加调皮的举动;做出疯狂的行为。一番思考之后,他乖乖地“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把它们统统藏到了床底下——用自己的方式收拾好了玩具。

在故事里,小迈克斯的决定往往既不乖,也不坏,更不是疯狂,而是独具迈克斯风格的处理方式:小小的狡黠加妥协。妥协是对现实衡量之后的理性判断,狡黠则是他的一点点自我保留。

这是一本既有趣又有“料”的故事绘本。让孩子享受阅读快乐的同时,启发孩子们学会冷静思考,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

霜来,是在秋深后。

霜来时,必在深夜,寒气袭人。离地面最近的水汽,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漂浮,寻找同行者,与自己相依为命。秋夜的黑,遮掩了光的方向。摸索着,水汽盲目伸出的双手,抓住的,只能是花草、树木、屋顶、小桥,甚至触手可及的泥土。

霜的一生,极短,从夜晚到清晨,不过数小时。艺术品般的霜花,呈现在你的面前,多是在太阳升起后。在深秋的乡下,有霜的清晨,打开屋门,你会发现,对面的屋顶是浅白的,篱笆上的藤蔓是浅白的,柴门上缀着的花儿是浅白的,不远处的田野,也是浅白的。

在田野和河流边行走,还会看到,雪白的芦苇花,紫色的红蓼,低俯的车前草、牛筋草、节节草、蒺藜、牵牛花,挺立的灰灰菜、苍耳、曼陀罗、马唐、迷迭香、旱莲草,不约而同地,身上仿佛挂金着银,闪着迷人的光芒。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路为霜。”霜的浅白,不同雪,让你觉出一种逼近的凉。这凉里,含着些许沧桑。

同样是水汽的产物,可谓一母同胞,给人的感觉却有异,露水清凉,霜有沧桑。

早晨的菜市场,卖菜的中年农妇,与买菜者价格谈不拢,随意扬起一把青菜说,看看,这菜是绿色的,上面全是露水咧。那做娇的语气里,有乡土式的张扬。

《枕草子》里,皇后御前的草长得高挺茂密,没有艾除的原因,是“故意留着,让它们沾上露水,好让皇后娘娘赏鉴”。这样的风雅,属于闲淡

壶”来形容她心地清纯,而我只能把她比喻成一朵绿荷,她踩着碧波而来,仿佛一枚碧绿的图章,引首压脚,盖住了世间所有的浮躁和喧嚣。

不知是喝了绿叶间的晶露,还是饮了如水的月光?此时,各种虫儿的歌声听起来是那样的清纯、美丽。顺着田埂,你听,这儿是“唧唧……”那儿是“唧唧……”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虫儿,伏在大豆的绿叶下,“嗞——嗞——”持续地鸣叫着,其声像是一束纤细而柔和的光束,又像是一缕颤动不已的水纹,让人感到一股脉脉的情韵。

昆虫的歌声中,我最喜欢听的要数蝈蝈的了。蝈蝈唱起歌来时高时低,就像波浪似的上下起伏着。仔细听一听,其声宛若是从古老的织房里传出来。有伊梭呀伊梭呀的机杼声,还伴有辘辘的沙筒的旋转声,难怪人们美其名曰:“纺织娘”。蝈蝈喜欢住在芦苇丛中,它们有的伏在苇叶上,有的伏在苇秆的细柯上,像召开歌咏比赛会似的,高低错落地演唱。蝈蝈伏在苇叶上鸣叫时,苇秆下面的河水也随着微微地晃动,月光便从晃动的水平面上反射到苇叶上。于是,芦苇荡里,光点斑驳,迷迷离离,形成了诗一样美丽的氛围。

蝈蝈们性酷而灵敏,你还未拨开苇丛靠近,它已闻声倏忽下坠,边叫边遁入苇叶深处,靠着一身绿色,藏得不见踪迹。此时,你不必着急,蝈蝈惊魂稍定片刻,马上又悄悄爬上苇叶,安然振翅不已。当其脊背处振翅裂开时,发出声音便粗犷有力;当其脊背处反复下来,只双翅振动时,那声音便沿着波峰优美地滑下来,变成一种沙沙沙的声响。蝈蝈大都是绿色,小头大腹,前翅淡绿,苇叶似的紧压在一起,后翅乳白,轻似薄纱。左前翅靠近脊背的地方有块三角形褐色的

散文诗页

凉的霜,暖的霜

任崇喜

的女人,看的是澄澈晶莹的清凉。被霜打过的,不要说青菜、野草,人也焉吧起来,打不起精神,没有好的颜值。

没想到的是,果蔬经霜后,味道却出奇的好。青菜豆腐,自是家常。夏日里,青菜水灵、俏皮,但吃起来,却有一种青涩的水气。遭过霜的青菜,菜帮矮而肥,厚实,叶子软塌塌的,玉白中略显青,叶子的表面,甚至可以看到筋络。

这蒿头蔫脑的青菜,洗净、沥水,立时便菜叶青翠,精神抖擞。稍微多加些油,最好用猪油,用大火猛炒,加少许良姜、青盐、白蒜片,佐以干红辣椒,三下五除二,几下便可出锅装盘。这菜煤气全无,极其适口,细嫩软糯,多了几分绵软,还有丝丝的甜。

这霜后的青菜,与豆腐同炒,清汤白白,红绿搭配,相得益彰。

平常人家,青菜萝卜,形影不离。白石老人的水墨画面上,斜倚的青菜是主角,阴阳向背,水灵灵的;侍立一角的萝卜,憨头憨脑,圆滚滚的身上,有小根须,像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似的。这虽然有文人的清淡安逸,却少点世俗的烟尘。

没有经霜的萝卜,鲜脆爽口,汁水丰满,有莽

东西,俗称“锉子”;右前翅的根部有两小片凹下的发音镜,双翅一振动,锉子便摩擦发音,美妙的歌声便是这样唱出来的。别看蝈蝈白天看起来浑身绿得有些干滞,不够鲜亮。可夜间只要将其置于荧光灯下一看,它马上便楚楚得有了灵性,莹润得如块翠玉,可人极了。

凉风习习,虫鸣阵阵,天地间充满了惬意的悠闲。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心均安逸得像微风。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泡茶水温最好在八十五度左右。在这样的温度下,水刚好起泡,茶叶的营养物质也能充分溶解。若水沸过久,水中的溶解氧和二氧化碳大大减少,就会有损于茶的新鲜味;倘若达不到这个温度,茶的有效成分就不能被充分泡出,茶水也会香味味淡。现在,这善解人意的秋凉姑娘给予我们的不就是那可以使茶叶充分施展才华的八十五度左右的水吗?在她所展开的空间里,你尽可以全身心地沐浴着她的温柔,她的清爽,她的如同波浪一样拍打过来的凉意。你与大自然不再是抵触防御的敌意状态,大自然也在秋凉姑娘的感化下,一路搬运来蓝天白云,搬运来成吨的露珠和月光,清爽的环境和空气……在这里,你的身子可以无限地舒展,你的精神可以无限地放松,你的灵魂可以无限地坦露。你是自由的,舒心的,毫不设防的,完全安全属于自己的。惬意舒展的状态下,你生命也会像一片茶叶一样充分融入生活,浸泡出一壶滋味悠长的茶水。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人舍不得散去,因为“凉”这个善良的姑娘就坐在身旁的树荫下,她扑闪着大眼睛,一边听着人们拉着家常,一边默默望着平原的远方。远方是一片黑黢黢的豆天,无数的虫鸣像露珠一样,洒在绿间……



秋曲(国画) 张宽武

诗路放歌

怀南二首

王丽颖

黄昏里的糖槭树

我不知道它叫糖槭 但我从它身旁经过 我的头发火红 挨着它火红的叶子 我们在秋天里 偶遇 让新的词语诞生 我从糖槭树下现身 他们都没注意到我 继续猜拳 喝酒唱小曲 我从糖槭树下走过来 风尘仆仆 我希望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坐在一张靠街的桌子上向我招手 示意我坐下来 而我像流浪猫那么顺从 我们那么熟悉 仿佛多年前就遇见过

在这个秋天里 我认识了更多的植物

我希望有更多的秋天 不只是这一个 雨中辨认 她的故土和一个好听的名字:玉簪 在湿漉漉的愁绪中被她伸出手拉住 如果能拥抱 在一簇枫杨树下 旁若无人地亲吻 一棵鱼鳞松和一棵蒙古栎并排而立 被情侣模仿 它们也模仿着那些相爱的人 面向着秋天 在一块下午的画板上 完成一幅不朽的油画 让所有风景都为之黯然失色 让所有人为之销魂 瞬间衰老

爱情推销【外一首】

木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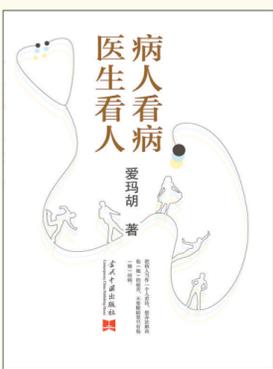
没有广告牌 只有小道消息 你在推销 向我毫无隐瞒地推销 一个少女的一切 要我购买 用我的整个心购买 不是用金钱 不要用怜惜

或许,你知道 我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但是很抱歉 早有一个推销员 先你一步 拿到了我的订单

无题

看着你孤单的背影 我的目光早已憔悴 天空那朵流云不知何处 采些惆怅 风吹雨落在脸上 为什么 你悲伤时 我也独自惆怅

连载



有一天,我上班,分诊台的护士喊我:“胡医生,有一个可能是你的病人,送了件东西给你。”是个鞋盒。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封信,大意是,那天听了我的话,照我说的做了,他现在不失眠了,为了感谢我,送我一双布鞋。上面没有署我名字。我托着鞋盒,问护士:“你们怎么知道是给

我的?” 她们说:“哦,他说,给内科的,那个胖胖的医生。” 他叫我:胖胖的……医生。我真是,眼前一黑呀。

姐姐 他是个木匠,因肺炎入院。常规验血发现,他得的是艾滋。我们不敢怠慢,立刻找到家属——是他的姐姐,通知她:“你弟弟可能是艾滋,你们需要转院,我给你开转院通知单。” 她问我:“可能是什么意思? 还可能不是吗?” 我愣一下:“哦,那应该没可能了。我们查的应该就是准确的,但是关于艾滋确诊,国家是有规定的。你们必须去中南医院确诊,我们没有这个资质。”

她是个长得很严肃的人,此刻眼睛像熄了火一样暗下去,很快又直起腰板,打起精神问我:“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我会给你叫‘120’,具体治疗你要问中南医院的大夫。” 她迟疑了一下,问我:“这个……确实治不好,是吗?” 我也迟疑了一下,答:“很多

病都治不好的。糖尿病,高血压,都治不好,但控制好,跟好人一样。” “那家属要注意什么?” 我说:“具体措施你也可以问大夫。不过日常生活是不传染的。”

她听了,郑重地点头。我心里嘀咕:她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镇定?虽然她看上去不太像知识分子或者医务工作者。可能这些年,国家关于艾滋的宣传还是很得力的,大部分人有常识吧。

而且,她怎么一点奇怪的样子都没有?好像心里有数。估计,她对弟弟的生活,是有了解的。也许对这一天,她早有心理预期。

但我还是很佩服她:她没有惊慌,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吓得要死要活。她就是平静地接受下来,而且已经做好抗战的准备。没错,就是“应战”,任何疾病,都是一场战役。 和她比起来,倒是“120”的随车医生显得太丢脸了。他一听说是艾滋,立刻“吓”一声,跟我们的护士要口罩。我笑他:“艾滋不通过呼吸道传染。”

他一边戴口罩一边说:“有备无患,求个心理安慰嘛。”

老区长

他是医院里最喜欢的那种病人。

没大病,就是年纪大了,有些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常见病,在医院监控下比较安全。他又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可以全报。就住在高干病房里,测测血压,吃吃药。 其实,他去协和同济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以前是在××区区长长的。我的荣誉地位都是××区人民给的。所以我买东西看病,都在××区,把钱再还回××区。” 这应该就是句俗套的官样话,但因为他说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住长了,他爱跟小护士们聊天,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结了婚,一天没过,就去参加革命了。新中国成立了,他当了区区长领导,写信给父母,父母就带着他老婆来了。当时还是包伙制,他给父母吃四块钱一个月的灶,自己吃两块六的,老婆,他没辙,带去吃一块八的。